

# 绿色的冬天

李健君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

# 绿色的冬天

李健君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绿 色 的 冬 天  
LÜ SE DE DONG TIAN

李 健 君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明涛 封面设计：章桂征  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6开本 6.125印张 2插页 100,000字  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2,000册  
统一书号：10389·25 定价：0.90元

## 目 录

### 遐 想 集

绿色的冬天.....	( 1 )
长江遐想曲.....	( 8 )
望星月.....	( 15 )
希望之花.....	( 21 )
迎新遐想.....	( 25 )
挺进! 年轻的朋友.....	( 28 )

### 故 乡 集

风帆, 从这里扬起立.....	( 32 )
船, 我的摇篮.....	( 38 )
嫩江情思.....	( 45 )
黑鱼泡的怀念.....	( 50 )
嫩江湾的柳.....	( 54 )

### 青 春 集

帐 篷.....	( 58 )
窑洞的街市.....	( 67 )
夜宿断桥山.....	( 72 )
春天的歌.....	( 81 )

寒江雪	( 91 )
采花曲	( 96 )
早开的金达莱	( 100 )
人间第一香	( 104 )
马头琴的欢笑	( 109 )
月夜情思	( 116 )
钢水潮	( 125 )
大森林的女儿	( 136 )

### 晚 霞 集

纤夫曲	( 145 )
清河月夜	( 152 )
鲜艳的山花	( 157 )
血 花	( 161 )
我为你们唱支歌	( 165 )

### 剪 影 集

月 下	( 176 )
牧 笛	( 178 )
花山夺秋	( 180 )
马铃儿哗哗响	( 182 )
水击千里	( 185 )
草原上的湖	( 187 )
离 别	( 190 )

## 绿 色 的 冬 天

绿色是春天的色彩，冰雪是冬天的伴侣。这似乎是经久不变的天然法则。

是的呢，有谁见过绿色的冬天？

我们的祖先，恐怕都未敢把这美妙的画面遣入自己的梦乡吧？屈原那么大胆地发问苍天，问这问那，为何不问：怎么没有绿色的冬天？……

远古荒郊里的野菊，人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将它驯化，让它逐步变成两千多种绚烂多彩、姹紫嫣红的菊花；鲫鱼，人类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让它们渐渐变成仪态万千、品种繁多的金鱼……难道人类就不能使植物在冬天里生长，让绿色成为冬天的色彩？

我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：

绿色染四季

冬春携手来

也许有人会说：“你那不是梦游仙境的偶得呀？”怎么

说好呢，那儿，确实带点“仙境”的味道……

瞧，背衬湛蓝湛蓝的天空，峰巅、谷壑、道路、树木，如琼峰玉树似的，披满晶莹的白雪。蓝白相映，构成一幅雅致、奇丽的画面。峡谷里的那些建筑，更是奇特、别致：似帐篷，又象房屋，晶莹透明，熠熠闪光。里面透出的盎然绿意，折射的璀璨霞光，在它上空形成无数色彩斑斓的光环，宛如笼罩着珠光宝色的“仙阁”……

乍看，真有身临“仙境”的感觉。其实，是座极普通的小山，叫卧虎山。它之所以在这莽莽的群山里还有些名气，主要是因为它担负着附近万余名森林职工的蔬菜供应。林业工人都称它是蔬菜之乡。

走近“仙阁”，细瞅瞅，才知这些奇特别致的建筑竟是那么普通，满不过是用木杆和塑料薄膜支架而成。那副带有“仙味”的对联就贴在门旁。进去一看，才会发觉它的妙处。里面虽无春风、春雨，却象阳春时节一样的温暖宜人，新鲜的泥土气息，素淡的蔬菜清香，一阵阵沁人心肺。畦畦菜田，绿盈盈、脆生生的。菜叶上滚动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，似刚淋过春雨，如才浴过晨露，湿漉漉、水凌凌的。偶尔抬眼一瞅外面，正巧碰见干树枝上凝然不动的雪花。枯枝与绿叶，雪花与露珠，相映成趣，蔚为奇观。这景致，妙极了！看上一眼，真让人觉得五脏六腑都清涼涼的。记得，杜甫有“夜雨剪春韭”的诗句，这一畦畦菜，不就是一首首清新的诗吗？

是诗呀！比诗更耐人寻味……

想想，从远古荒郊里寒伧的野菜，到而今如此丰富多彩的蔬菜，这些没有思维的小生灵经历了多少沧桑、进化呀！《诗经》里，还只有十来种蔬菜的记载；到了东周，已经有了以园圃种菜为专业的菜农；北魏时，贾思勰作《齐民要术》，记载下仅黄河流域蔬菜已达三十余种……这些，不知道要比世界上许多国家早上多少年！大白菜和白菜的拉丁学名，都分别以“北京”和“中国”命名就是明证，足见我国蔬菜的历史是悠久的，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！可是，它们几时敢同冰雪抗衡、并存？以往，别说冰雪，就是乍冷未寒的秋天，都可以摆着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孔，威严地宣告它们一生的结束啊！而今，冰天雪地的，它们却枝繁叶茂、生气勃勃，这是何等壮观的奇迹呀！

“头回见吧？”菜畦里撒化肥的老大爷，乐呵呵地捋着银须。“听说别处早这么干了，在咱这儿，可是开天辟地的新奇事呀！”

古人云：奇物难寻。鲜菜在冬天也算奇物了，寻且不易，种，岂不更难吗？

“向冬天的老天爷要春天，还能容易？”老大爷若有所思地说，“种叶菜可也不算太难，难的是种果菜呀！”

果菜就是开花结果的菜。我扫视一下室内，一畦一畦的，除了韭菜，就是芹菜、菠菜……全是叶菜；真的没有茄子、辣椒、豆角一类的果菜。是这里没有种，还是它们破土萌生后遭到了夭折？我想：实在是应该让果菜在这里开花、结果呀！不然，蔬菜的品种便会显得单调，让人觉得有些美

中不足。想想，为了丰富我们的园圃，增添人们的美菜佳肴，我们的祖先不但培育了繁多的蔬菜品种，还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就开始让来自印度的茄子、美洲的辣椒、欧洲的豌豆……在我们的国土上生根、繁殖。而今，让翡翠欲滴的叶菜在它们的生长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纪，难道还能让果菜一到冬天就退避江南遥望北国吗？我的老大爷，应该让果菜把这高寒山区当成它永恒的乐园啊！

“跟我到那栋房子看看吧！”老大爷撒完化肥，领我走向毗邻的一栋房子。

脚刚搭门，猛然觉得仿佛迈进了风光绮丽、四季常青的江南。嗬！青枝绿叶间，花团锦簇，宛如是个别开生面的花园。淡黄色的黄瓜花，洁白的豆角花……五彩缤纷，耀眼争光，好象自豪地向客人微笑。

“你来得不巧，”老大爷看看炫目的花朵，有些抱歉地说，“晚些时候，你就能尝到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……”

我的老大爷，能够看到这些，就足够叫人高兴的了！这比看百花争妍的花园，不更让人赏心悦目吗？我尽情地饱览着，心里在问：勤劳、淳朴的菜农啊，你怎样赢得了这绿色的冬天？

“常言道‘渔人离不开网，猎人离不开枪’。”老大爷意味深长地望望天棚，“咱冬天种鲜菜，可离不开这房子啊！”

可我，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房子有什么巧夺天工的妙处，反而觉得它异常粗糙、简陋。怎么说好呢，打个不恰当

的比方吧，整个建筑就象一个西瓜的四分之一。后面直立着一堵厚厚的墙，前面的半圆是均匀的木条格子蒙上塑料薄膜……这同平原上种鲜菜用的“塑料大棚”确实很不一样，恐怕是为了更适宜高寒山区的特点吧？可我却奇怪地发觉：房内竟然没有取暖设备！

“这房子能采光啊！”老大爷翘首上望，怡然自得地说，“有点阳光就能采进来。万物生长靠太阳嘛，不用炉子，一样！”

真的呢！这屋里是比普通“暖窖”阳光充足，温暖适度。是老大爷他们匠心独运，给了它别具一格的造型，才使得不管阳光的照射角度怎样变化，整个房子都浴在阳光之中，为鲜菜的生长提供了享用不尽的光；枝叶葱茏、鲜果盈枝的美景，才在这高寒山区赫然出现了。我问：

“怎么想出盖这样的房子呢？”

“说来话长呀……”老大爷干完手中的活计，正好得闲，蹲在畦边，抽着烟，同我唠了起来。“千年的谷子万年的糠，不去说它了，就说这两年吧，人们都在一心干四化，附近的队都变了样，可咱这个蔬菜队，一到了冬天，除了队门口的牌子上有‘蔬菜’二字，哪里还有蔬菜？今年秋天，大家伙一商议，都说：干四化，就得干！磨嘴皮子，没用！我们要干的头一件事，就是冬天种出鲜菜来！出外学习，自己想办法，终于搞出了山沟里的日光塑料温室……咱这附近有一万多林业工人，冬天正是他们采伐的旺季，你听……”恰巧，四周隐隐传来采伐工人的号子声，在群山旷谷回

荡着袅袅的余音……

“他们正在大干呢！咱们送不上鲜菜去，见了人家，能抬起头来吗？咱也得大干呀！入冬以来，我们送去好几批鲜菜了，眼下，又该送菜了。这菜，也真给我们作脸——”

丰富多彩、琳琅满目的鲜菜，长势多么喜人呀！一帮带着欢歌笑语的姑娘，提着喷水器，走了进来。淡淡的水雾里，细细的水丝淋在蔬菜的青枝绿叶、花苞蕊瓣上……倏然间，我的眼前呈现出一帧帧联想的画幅，我仿佛看见，刚从蔬菜商店走出的人们，手里都拎把青菜，登时，飘着清雪的林业工人住宅区里，涌着一股翡翠般的绿流；我仿佛看见，温暖的房子里，刚刚下班的伐木手们，围坐桌前正进晚餐，他们指点着盘中的鲜菜，望着玻璃上的霜花，欢畅地交谈着……鲜菜呀，你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多少色彩，增添了多少愉悦！你使人深切地感到：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多美多美呀！

多美呀，我们的种菜人！

苏东坡作《菜羹赋》说“汲幽泉以揉濯，持露叶与琼枝”。用来赞美种菜的乐趣。其实，那不过是春天的种菜。面对这雪山上的菜畦，他那脍炙人口的佳词丽句也会显得黯然无光了吧？！这些勤朴的菜农以冬天种菜为乐，为我们的祖国赢得了多少荣耀、光彩呀！

临别那天，我又去饱览青青的鲜菜。座座温室里，人们正在割着芹菜、韭菜，虽然只留下了齐刷刷的菜茬，却仍旧透着盎然的绿意。往外一望，成捆成捆的绿菜装上胶轮大

车，奔向远方。啊，绿色的房屋，绿色的大车，同天边浓绿的松树林连成一片，浑然一体。煞时间，我真觉得，这里的天地全都绿了呀！

多美呀，绿色的冬天！

平静一下思绪，不禁想到：蔬菜在冬天里生长，要靠“能采光的房子”。那么，这里的人们能创造绿色的冬天，靠的是什么呢？细想想，不是他们心里也有个“能采光的房子”吗？……

写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日



好好的书本，连同那如诗如画的风景，一并装进了我的行囊。我开始踏上归途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目的地进发。

### 宁气如烟水自深

山高水长，风急浪急

的数，叫了船夫，驶向望江亭。船活生生地停在江心，我

## 长江遥想曲

雄浑的长江，曾被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化作瑰丽的画廊，嵌进我童年的心胸。我也曾背诵着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”、“大江东去浪淘沙”的诗句，脚踏轻舟，顺流直下。然而，那不过是童子有趣的梦游而已。当我辞别雾都，踏上江轮，才真正开始了渴望已久的旅行。

浓雾弥漫，水天一片朦朦胧胧。远山远水，连淡淡的影子也舍不得闪露。偶尔，四周平静得出奇，只有水波与船舷的喁喁私语。偶尔，又喧闹得异常厉害，远水近涛奔腾呼啸，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厮杀呐喊。静在雾中。闲在雾中。雾中的长江，显得十分森严、神秘。

也许因为我刚在锦城游历过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的缘故吧，我忽然想起了杜甫和孔明。在那久远的年代，诗圣去夔出峡，把酒对江，叹昭君“环珮空归月夜魂”，赞孔明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；武侯面迎狂涛，手摇羽扇，思谋兵策战计，那是何等的豪迈啊！

也许这样的气氛，最易激发人的思古之幽情吧？不然，李白、杜甫、陆游、欧阳修游历这里，怎么都留下了杰出的

·怀古之作！只觉得，诗圣在我眼前吟诗，武侯在我眼前沉思，我也仿佛超脱了现实，走向了历史深处……我似乎看见了古老的原始社会里，人们用树皮绑成的第一张木筏，人首龙身的伏羲正勇敢地驾驭着它泛波踏浪。我似乎看见了七千多年前的炎帝时代，我们智慧的祖先象我们欢呼卫星上天一样，欢呼着独木舟下水的创举！赤胸裸腿的人们，用石刀、石斧“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”，该是怎样的奇观啊！

我无意为我的祖先考证、赢得船的发明权，但我的祖先确实为人类的航运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！  
·诸侯称雄的战国时期，航行在灵渠上的船夫就发明了船闸，而国外最早的船闸，直到十四世纪末叶才在欧洲的荷兰出现。屈指一算，要比我国迟上一千六百多年，足足十六个世纪啊！把指南针搬上船，用罗盘仪器导航，也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的。四千多年前的指南车姑且不用说了。公元二世纪的晋朝，我国就有了指南罗盘。南宋初年已经普遍使用。阿拉伯人把罗盘传到西方，已经是十二世纪后半叶了。

虽然这些发明不象纸、印刷术、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那样著称于世，但它同样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！并在告诉后人，前人是怎样美化了可爱的祖国，是怎样骄傲地独立于世！

古老而年青的祖国，昨天是自豪的昨天！假如有谁妄自菲薄，我想，长江肯定会向他喝道：薄弱的是你的灵魂，而不是伟大的中华古国、中华民族！……

怀古幽思间，早已雾散天晴，好一片三峡风光！瞿塘峡雄伟险峻，巫峡幽深秀丽，西陵峡滩多水急。三峡都是两岸峭壁，涛如雷吼。正如杜诗所云：“叠壁排霜剑，奔泉溅水珠。”“风雷缠地脉，冰雪曜天衢。”

三峡素以风景秀丽、行船艰难而著称。我看，它更是诗画的长廊，更是威武不屈的象征！

彩云间的白帝城，纤丽奇峭的神女峰，昭君的故宅，屈原的家乡……固然惹我眼目，但我更想看看黄牛山旁崆岭滩的那尊江心巨石。李白过此曾吟诗感叹：“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。”欧阳修过此曾吟诗惊呼：“朝朝暮暮见黄牛，陡使行人过此愁。”足见这里行船的缓慢、危险。但我们的祖先久闯风浪，总结了一条经验：上水行船要对准这一巨石开出，就能顺着水流平安过滩；否则必然撞礁。所以，人们把那尊巨石形象地称谓“对我来”。

当年，异族侵略者垂涎长江的丰富资源，偶尔便有铤而走险者。“对我来”就象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，守卫着长江的门户！二十世纪初的一个三九严寒，德国的“瑞生”号，由一个英国人驾驶闯进了长江。遥望“对我来”，他心惊肉跳，面如土色，但贪婪的欲望使他不到黄泉不死心。结果，由于中国水手的机智引逗，这艘盗船撞碎在“对我来”这尊威严的巨石上。“瑞生”成了葬生，长江的怒涛淹没了掠夺者！

是啊，中国的江河湖海，岂能容得盗船航行？无论是长江、黄河，还是黑龙江……

十七世纪，老沙皇的魔爪伸进了美丽富饶的黑龙江流域。一六八五年的初夏，黑龙江怒吼了！数千名士兵携带火炮、弹药，坐乘百余艘战船，向上游挺进！江边，三千名骑兵跃马扬刀。水陆两军，对沙俄匪徒展开围攻，击败了侵略者！

这些不甘屈服于铁蹄蹂躏的历史，这些令人荡气回肠的战斗故事，给人多少英雄民族的自豪感啊！并在告诉后人，前人是怎样保卫了英雄的祖国，是怎样威武地独立于世！

今天，虽然长江上“对我来”那尊巨石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但是在我们祖国广阔的边陲、海疆，不是到处都有坚强的“对我来”吗？！

古老而又年青的祖国，今天是骄傲的今天！假如有谁妄自菲薄，我想，长江定会向他喝道：虚弱的是你自己的灵魂，而不是伟大的祖国、伟大的人民！

畅想间，早已是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了。水流平缓，江面如镜，山水一片柔和的色调。正如诗所云：“楚地阔无边，苍茫万顷连。”如果把三峡比做一首多情的激动人心的乐章，一幅色调浓重的油画；那么，这里就好比一页绚丽美妙的诗篇，一幅清淡迷人的水彩画。

其实，长江是在积蓄、孕育力量，迎接更壮阔的流程。前面，不远的前面，就是浩瀚的大海啊！

古往今来，长江水浮托着多少船只随它一道奔向大海，奔向重洋的彼岸。最早的远洋航行就是启碇于长江的。不过，当时不是沿江而下直接入海，而是中途转路进入湘江，

再通过灵渠到达番禺，然后出海远航印度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江海联运”。人们利用这条水上通道，发展民间海外贸易，向异国他邦运去蜀郡大量的土产蜀布和节竹杖。汉使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在大夏国看见了这些祖国的特产，曾大为惊讶。又怎能不惊讶呢？试想，现代航海还有重重困难，而那时以简陋的小船远涉重洋，该冒多大的风险啊！

可是，风浪、危险吓不住人们征服海洋的勇气。公元前二世纪，强盛的大汉帝国为了打开海上通道，同黎轩帝国（罗马帝国）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，派出规模宏大的楼船船队，征服了印度洋。到了唐代，远航盛况空前。意大利的学者、阿拉伯的旅行家以及许多外国人都著书介绍了远洋的繁荣景象。大唐的商船，经过新加坡海峡，马六甲海峡，再经苏门答腊、斯里兰卡，最后到达也门的席赫尔和亚丁附近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线！

汉唐远航，还不过是沿岸航行。到了明代，闻名中外的郑和七次下西洋，已经发展为横越印度洋了！他们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，最远已经到达索马里和肯尼亚，在国内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浏河岸边的太仓县城公园内，至今还留有一口直径两米左右的巨大铁锅，传说这是郑和船队当年用来煮竹篾缆的，竹篾缆经煮后会变得更加柔软坚韧。国外的传说甚至给郑和涂上神奇的色彩，好多华侨都象供奉神仙那样供奉过郑和三宝公的画象。有些国家还为郑和修过